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儒林外史
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鶯脰湖 俠客虛設人頭會

話說楊執中向兩公子說：「三先生、四先生如此好士，似小弟的車載斗量，何足為重！我有一個朋友，姓權，名勿用，字潛齋，是蕭山縣人，住在山裏。此人若招致而來，與二位先生一談，纔見出他管、樂的經綸，程、朱的學問。此乃是當時第一等人。」三公子大驚道：「既有這等高賢，我們為何不去拜訪？」四公子道：「何不約定楊先生，明日就買舟同去？」說著，只見看門人拿著紅帖，飛跑進來說道：「新任街道聽魏老爺上門請二位老爺的安！在京帶有大老爺的家書，說要見二位老爺，有話面稟。」兩公子向蘧公孫道：「賢姪陪楊先生坐著，我們去會一會就來。」便進去換了衣服，走出廳上。那街道廳冠帶著進來，行過了禮，分賓主坐下。兩公子問道：「老父臺幾時出京？榮任還不曾奉賀，倒勞先施。」魏廳官道：「不敢。晚生是前月初三日在京領憑，當面叩見大老爺，帶有府報在此，敬來請三老爺、四老爺台安。」便將家書雙手呈送過來。三公子接過來，拆開看了，將書遞與四公子，向廳官道：「原來是為丈量的事。老父臺初到任就要辦這丈量公事麼？」廳官道：「正是，晚生今早接到上憲諭票，催促星速丈量。晚生所以今日先來面稟二位老爺，求將先太保大人墓道地基開示明白，晚生不日到那裏叩過了頭，便要傳齊地保細細查看。恐有無知小民在左近樵采作踐，晚生還要出示曉諭。」四公子道：「父臺就去的麼？」廳官道：「晚生便在三四日內稟明上憲，各處丈量。」三公子道：「既如此，明日屈老父臺舍下一飯。丈量到荒山時，弟輩自然到山中奉陪。」說著，換過三遍茶，那廳官打了躬又打躬，作別去了。

兩公子送了回來，脫去衣服，到書房裏躊躇道：「偏有這許多不巧的事！我們正要去訪權先生，卻遇著這廳官來講丈量，明日要待他一飯；丈量到先太保墓道，愚弟兄卻要自走一遭；須有幾時耽擱，不得到蕭山去，為之奈何？」楊執中道：「二位先生可謂求賢若渴了。若是急於要會權先生，或者也不必定須親往。二位先生竟寫一書，小弟也附一札，差一位盛使到山中面致潛齋，邀他來府一晤，他自當忻然命駕。」四公子道：「惟恐權先生見怪弟等傲慢。」楊執中道：「若不如此，府上公事是有的，過了此一事，又有事來，何日纔得分身？豈不常懸此一段想思，終不能遂其願？」蘧公孫道：「也罷。表叔要會權先生，得閒之日，卻未可必。如今寫書差的當人去，況又有楊先生的手書，那權先生也未必見外。」當下商議定了，備幾色禮物，差家人晉爵的兒子宦成，收拾行李，帶了書札、禮物往蕭山。

這宦成奉著主命，上了杭州的船。船家見他行李齊整，人物雅致，請在中艙裏坐。中艙先有兩個戴方巾的坐著。他拱一拱手，同著坐下。當晚喫了飯，各鋪行李睡下。次日，行船無事，彼此閒談。宦成聽見那兩個戴方巾的說的都是些蕭山縣的話。——下路船上，不論甚麼人，彼此都稱為「客人」。——因開口問道：「客人，貴處是蕭山？」那一個鬍子客人道：「是蕭山。」宦成道：「蕭山有位權老爺，客人可認得？」那一個少年客人道：「我那裏不聽見有個甚麼權老爺。」宦成道：「聽見說，號叫做潛齋的。」那少年道：「那個甚麼潛齋？我們學裏不見這個人。」那鬍子道：「是怎麼？可笑的緊！」向那少年道：「你不知道他的故事，我說與你聽。他在山裏住，祖代都是務農的人，到他父親手裏，掙起幾個錢來，把他送在村學裏讀書。讀到十七八歲，那鄉裏先生沒良心，就作成他出來應考。落後他父親死了，他是個不中用的貨，又不曾種田，又不曾作生意，坐喫山崩，把些田地都弄的精光。足足考了三十多年，一回縣考的覆試也不曾取。他從來肚裏也莫有通過，借在個土地廟裏訓了幾個蒙童。每年應考，混著過也罷了；不想他又倒運：那年遇著湖州新市鎮上鹽店裏一個夥計，姓楊的楊老頭子來討賬，住在廟裏，默頭默腦，口裏說甚麼天文地理，經綸匡濟的混話。他聽見就像神附著的發了瘋，從此不應考了，要做個高人。自從高人一做，這幾個學生也不來了；在家窮的要命的，只在村坊上騙人過日子，口裏動不動說：『我和你至交相愛，分甚麼彼此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』這幾句話，便是他的歌訣。」那少年的道：「只管騙人，那有這許多人騙？」那鬍子道：「他那一件不是騙來的！同在鄉里之間，我也不便細說。」因向宦成道：「你這位客人，卻問這個人怎的？」宦成道：「不怎的，我問一聲兒。」口裏答應，心裏自忖說：「我家二位老爺也可笑，多少大官大府來拜往，還怕不夠相與，沒來由，老遠的路來尋這樣混賬人家去做甚麼？」正思忖著，只見對面來了一隻船，船上坐著兩個姑娘，好象魯老爺家采蘋姊妹兩個，嚇了一跳，連忙伸出頭來看，原來不相干。那兩人也就同他談了。

不多幾日，換船來到蕭山，招尋了半日，招到一個山凹裏，幾間壞草屋，門上貼著白，敲門進去。權勿用穿著一身白，頭上戴著高白夏布孝帽，問了來意，留宦成在後面一間屋裏，開個稻草舖，晚間拿些牛肉、白酒，與他喫了。次早寫了一封回書，向宦成道：「多謝你家老爺厚愛。但我熱孝在身，不便出門。你回去，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爺和楊老爺。厚禮權且收下。再過二十多天，我家老太太百日滿過，我定到老爺們府上來會。管家，實是多慢了你。這兩分銀子，權且為酒費。」將一個小紙包遞與宦成。宦成接了道：「多謝權老爺。到那日，權老爺是必到府裏來，免得小的主人盼望。」權勿用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送了宦成出門。宦成依舊搭船，帶了書子，回湖州回覆兩公子。兩公子不勝悵悵；因把書房後一個大軒敞不過的亭子上換了一匾，匾上寫作「潛亭」，以示等權潛齋來住的意思；就把楊執中留在亭後一間房裏住。楊執中老年痰火疾，夜裏要人作伴，把第二個蠢兒子老六叫了來同住，每晚一醉，是不消說。

將及一月，楊執中又寫了一個字去催權勿用。權勿用見了這字，收拾搭船來湖州。在城外上了岸，衣服也不換一件，左手揹著個被套，右手把個大布袖子晃蕩晃蕩，在街上腳高步低的撞。撞過了城門外的吊橋，那路上卻擠。他也不知道出城該走左首，進城該走右手，方不礙路，他一味橫著膀子亂搖，恰好有個鄉裏人在城裏賣完了柴出來，肩頭上橫揹著一根尖匾擔，對面一頭撞將去，將他的個高孝帽子橫挑在匾擔尖上。鄉裏人低著頭走，也不知道，揹著去了。他喫了一驚，摸摸頭上，不見了孝帽子。望見在那人匾擔上，他就把手亂招，口裏喊道：「那是我的帽子！」鄉里人走的快，又聽不見。他本來不會走城裏的路，這時著了急，七首八腳的亂跑，眼睛又不看著前面；跑了一箭多路，一頭撞到一頂轎子上，把那轎子裏的官幾乎撞了跌下來。那官大怒，問是甚麼人，叫前面兩個夜役一條鏈子鎖起來。他又不服氣，向著官指手畫腳的亂吵。那官落下轎子，要將他審問，夜役喝著叫他跪，他睜著眼不肯跪。

這時街上圍了六七十人，齊鋪鋪的看。內中走出一個人來，頭戴一頂武士巾，身穿一件青絹箭衣，幾根黃鬍子，兩隻大眼睛，走近前，向那官說道：「老爺，且請息怒。這個人是婁府請來的上客。雖然衝撞了老爺，若是處了他，恐婁府知道不好看相。」那官便是街道廳老魏，聽見這話，將就蓋個喧，抬起轎子去了。權勿用看那人時，便是他舊相識俠客張鐵臂。張鐵臂讓他到一個茶室裏坐下，叫他喘息定了，喫過茶，向他說道：「我前日到你家作弔，你家人說道，已是婁府中請了去了。今日為甚麼獨自一個在城門口問撞？權勿用道：「婁公子請我久了，我卻是今日纔要到他家去。不想撞著這官，鬧了一場，虧你解了這結。我今便同你一齊到婁府去。」

當下兩人一同來到婁府門上，看門的看見他穿著一身的白，頭上又不戴帽子，後面領著一個雄赳赳的人，口口聲聲要會三老爺、四老爺。門上人問他姓名，他死不肯說，只說：「你家老爺已知道久了。」看門的不肯傳，他就在門上大嚷大叫。鬧了一會，說：「你把楊執中老爹請出來罷！」看門的沒奈何，請出楊執中來。楊執中看見他這模樣，嚇了一跳，愁著眉道：「你怎的連帽子都弄不見了！」叫他權了坐在大門板凳上，慌忙走進去，取出一頂舊方巾來與他戴了，便問：「此位壯士是誰？」權勿用道：「他便是我時常和你說的有名的張鐵臂。」楊執中道：「久仰，久仰。」三個人一路進來，就告訴方纔城門口這一番相鬧的話。楊執中搖手道：「少停見了公子，這話不必提起了。」這日兩公子都不在家，兩人跟著楊執中竟到書房裏，洗臉喫飯，自有家人管待。

晚間，兩公子赴宴回家，來書房相會，彼此恨相見之晚，指著潛亭與他看了，道出欽慕之意。又見他帶了一個俠客來，更覺舉動不同於眾，又重新擺出酒來。權勿用首席，楊執中、張鐵臂對席，兩公子主位。席間問起這號「鐵臂」的緣故，張鐵臂道：「晚

生小時，有幾斤力氣，那些朋友們和我賭賽，叫我睡在街心裏，把膀子伸著，等那車來，有心不起來讓他。那牛車走行了，來的力猛，足有四五千斤，車轂恰好打從膀子上過，壓著膀子了，那時晚生把膀子一掙，吉丁的一聲，那車就過去了幾十步遠。看看膀子上，白跡也沒有一個，所以眾人就加了我這一個綽號。」三公子鼓掌道：「聽了這快事，足可消酒一斗！各位都斟上大杯來。」權勿用辭說：「居喪不飲酒。」楊執中道：「古人云：『老不拘禮，病不拘禮。』我方纔看見肴饌也選用些，或者酒略飲兩杯，不致沈醉，也還不妨。」權勿用道：「先生，你這話又欠考核了。古人所謂五葷者，蔥、韭、蘆荳之類。怎麼不戒？酒是斷不可飲的。」四公子道：「這自然不敢相強。」忙叫取茶來斟上。張鐵臂道：「晚生的武藝儘多，馬上十八，馬下十八，鞭、鋼、鎚、錘、刀、鎗、劍、戟，都還略有些講究。只是一生性氣不好，慣會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最喜打天下有本事的好漢。銀錢到手，又最喜幫助窮人。所以落得四海無家，而今流落在貴地。」四公子道：「只纔是英雄本色。」權勿用道：「張兄方纔所說武藝，他舞劍的身段，尤其可觀，諸先生何不當面請教？」

兩公子大喜，即刻叫人裏取出一柄松文古劍來，遞與鐵臂。鐵臂燈下拔開，光芒閃爍，即便脫了上蓋的箭衣，束一束腰，手持寶劍，走出天井，眾客都一擁出來。兩公子叫：「且住！快吩咐點起燭來。」一聲說罷，十幾個管家小廝，每人手裏執著一個燭奴，明晃晃點著蠟燭，擺列天井兩邊。張鐵臂一上一下，一左一右，舞出許多身分來，舞到那酣暢的時候，只見冷森森一片寒光，如萬道銀蛇亂掣，並不見個人在那裏，但覺陰風襲人，令看者毛髮皆豎。權勿用又在几上取了一個銅盤，叫管家滿貯了水，用于蘸著灑，一點也不得入。須臾，大叫一聲，寒光陡散，還是一柄劍執在手裏。看鐵臂時，面上不紅，心頭不跳。眾人稱贊一番，直飲到四更方散，都留在書房裏歇。自此，權勿用、張鐵臂，都是相府的上客。

一日，三公子來向諸位道：「不日要設一個大會，遍請賓客遊鶯脰湖。」此時天氣漸暖，權勿用身上那一件大粗白布衣服太厚，穿著熱了，思量當幾錢銀子去買些藍布，縫一件單直裰，好穿了做遊鶯脰湖的上客。自心裏算計已定，瞞著公子，託張鐵臂去當了五百文錢來，放在床上枕頭邊。日間在潛亭上眺望，晚裏歸房宿歇，摸一摸，床頭間五百文，一個也不見了。思量房裏沒有別人，只是楊執中的蠢兒子在那裏混，因一直尋到大門門房裏，見他正坐在那裏說話，便叫道：「老六，和你說話。」老六已是懂得爛醉了，問道：「老叔，叫我做甚麼？」權勿用道：「我枕頭邊的五百錢，你可曾看見？」老六道：「看見的。」權勿用道：「那裏去了？」老六道：「是下午時候，我拿出去賭錢輸了。還剩有十來個在鈔袋裏，留著少刻買燒酒喫。」權勿用道：「老六！這也奇了！我的錢，你怎麼拿去賭輸了？」老六道：「老叔，你我原是一個人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分甚麼彼此？」說罷，把頭一掉，就幾步跨出去了。把個權勿用氣的眼睜睜，敢怒而不敢言，真是說不出來的苦。自此，權勿用與楊執中彼此不合，權勿用說楊執中是個獸子；楊執中說權勿用是個瘋子。三公子見他沒有衣服，卻又取出一件淺藍絨直裰送他。

兩公子請遍了各位賓客，叫下兩隻大船，廚役備辦酒席，和司茶酒的人另在一個船上；一班唱清曲打粗細十番的，又在一個船上。此時正值四月中旬，天氣清和，各人都換了單夾衣服，手執紈扇。這一次雖算不得大會，卻也聚了許多人。在會的是：婁玉亭三公子、婁瑟亭四公子、蘧公孫駙夫、牛高士布衣、楊司訓執中、權高士潛齋、張俠客鐵臂、陳山人和甫，魯編修請了不曾到。席間八位名士，帶挈楊執中的蠢兒子楊老六也在船上，共合九人之數。當下牛布衣吟詩，張鐵臂擊劍，陳和甫打鬧說笑，伴著兩公子的雍容爾雅，蘧公孫的俊俏風流，楊執中古貌古心，權勿用怪模怪樣；真乃一時勝會。兩邊船窗四啟，小船上奏著細樂，慢慢遊到鶯脰湖。酒席齊備，十幾個闊衣高帽的管家，在船頭上更番斟酒上菜，那食品之精潔，茶酒之清香，不消細說。飲到月上時分，兩隻船上點起五六十盞羊角燈，映著月色湖光，照耀如同白日，一派樂聲大作，在空闊處更覺得響亮，聲聞十餘里。兩邊岸上的人，望若神仙，誰人不羨？遊了一整夜，次早回來，蘧公孫去見魯編修。編修公道：「令表叔在家，只該閉戶做些舉業，以繼家聲，怎麼只管結交這樣一班人？如此招搖豪橫，恐怕亦非所宜。」

次日，蘧公孫向兩表叔略述一二。三公子大笑道：「我亦不解你令外舅就俗到這個地位！……」不曾說完，門上人進來稟說：「魯大老爺開坊，陞了侍讀，朝命已下，京報適纔到了，老爺們須要去道喜。」蘧公孫聽了這話，慌忙先去道喜。到了晚間，公孫打發家人飛跑來說：「不好了！魯大老爺接著朝命，正在合家歡喜，打點擺酒慶賀；不想痰病大發，登時中了臟，已不醒人事了。快請二位老爺過去。」兩公子聽了，轎也等不得，忙走去看；到了魯宅，進門聽得一片哭聲，知是已不在了。眾親戚已到，商量在本族親房立了一個兒子過來，然後大殮治喪。蘧公孫哀毀骨立，極盡半子之誼。

又忙了幾日，婁通政有家信到，兩公子同在內書房商議寫信到京。此乃二十四五，月色未上。兩公子秉了一枝燭，對坐商議。到了二更半後，忽聽房上瓦一片聲的響，一個人從屋簷上掉下來，滿身血污，手裏提了一個革囊。兩公子燭下一看，便是張鐵臂。兩公子大驚道：「張兄，你怎麼半夜裏走進我的內室？是何緣故？這革囊裏是甚麼物件？」張鐵臂道：「二位老爺請坐，容我細稟：我生平一個恩人，一個仇人。這仇人已銜恨十年，無從下手，今日得便，已被我取了他首級在此。這革囊裏面是血淋淋的一顆人頭。但我那恩人已在這十里之外，須五百兩銀子去報了他的大恩。自今以後，我的心事已了，便可以捨身為知己者用了。我想可以措辦此事，只有二位老爺。外此，那能有此等胸襟？所以冒昧黑夜來求。如不蒙相救，即從此遠遁，不能再相見矣。」遂提了革囊要走。兩公子此時已嚇得心膽皆碎，忙攔住道：「張兄且休慌。五百金小事，何足介意？但此物作何處置？」張鐵臂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！我略施劍術，即滅其跡。但倉卒不能施行，候將五百金付去之後，我不過兩個時辰，即便回來，取出囊中之物，加上我的藥末，頃刻

化為水，毛髮不存矣。二位老爺可備了筵席，廣招賓客，看我施為此事。」兩公子聽罷，大是駭然。弟兄忙到內裏取出五百兩銀子付與張鐵臂。鐵臂將革囊放在階下，銀子拴束在身，叫一聲多謝，騰身而起，上了房簷，行步如飛，只聽得一片瓦響，無影無蹤去了。當夜萬籟俱寂，月色初上，照著階下革囊裏血淋淋的人頭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豪華公子，閉門休問世情；名士文人，改行訪求舉業。不知這人頭畢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